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五三二

列傳第五十五

通志一百四十

梁

徐勉

何敬容

范岫

傅昭弟映

傅岐

江革弟觀
革子德藻

許懋

殷鈞
父徽 宗人芸

陳伯之

陳慶之
子昕

蘭欽

賀瑒
子革 弟子琛

司馬襲

朱异



顧協

徐摛

鮑泉

鮑行卿
行卿弟子正

王神念

揚華
神念子僧辨
徐嗣徽

羊侃

子鷗

羊鴉仁

胡僧祐

杜崩

父懷寶
崩兄疑
出并
崩弟幼安

徐文盛

陰子春

王琳

張彪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參軍父

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

霽勉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

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

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為國子生便下帷專

學精力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

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起

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

能貶奪司官咸取則焉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

通志卷之五十五
二
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融一時才雋特相慕悅嘗請交
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獎衣裾融後果
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
王游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
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
書通事舍人直內省遷臨川王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
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職天監三年除給事黃
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王師方侵魏
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

群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
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
居選曹彞倫有序旣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
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嘗
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曷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
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
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
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
以貧弱見沒矣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

明太子尚幼勅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內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愷王暕爲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爲南徐選首勅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爲戲答肯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後爲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詹事如故時民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

相尚以速勉上疏言之宜依古三日大斂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以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吉凶勉皆豫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夫禮以安上化民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

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曲禮吉爲上凶次之賓
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
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
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
其時爲國脩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
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
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紛遞有
興毀及東京曹襲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
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

淪俎豆斯輒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
典用盡於帷蓋至于晉氏爰定新禮荀顛制之於前摯
虞刪之於末旣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
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光天改
物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
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
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
禮諮稟衛將軍丹楊尹王儉學士分任郡中制作歷年
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

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勅
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
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
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
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
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勅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
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
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闕故國異家殊寔宜以時脩
定以爲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

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
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
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
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
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掣掌嘉禮尚書右
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
代之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經博士
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
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楊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

通志卷之五十五
六
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勅總知其事未又使中書侍郎周
捨庾於陵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
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
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
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
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
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
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
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

帙一曰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
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
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
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
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
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
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
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完
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

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
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
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
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
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可
以縣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遵行尋加中
書令勉以脚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
朝有事遣主書論決勉患脚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
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積蓄奉祿

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
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駟如
其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誡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
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
薄躬遭逢遂致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
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
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曰遺子黃金滿籬不
如一經詳求此言非徒謂也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
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

舊悉薦便宜或使創開田園或勸興立即店又欲舳舻
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
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
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
曠外爲宅償獲懸車致仕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
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
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
意亦謂此爲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世人謂是我宅
古往今來豪富繼踵尚門甲第連閭洞房宛其死矣定

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
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幼德處小以
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
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
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
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
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
相屬華樓迥榭頗有登眺之美孤峯藂薄不無糾紛之
興瀆中並饒菰蒲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

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
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
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
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旣多理亦須
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聖典亦稱何以聚人
曰財況世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易
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立聊可
髣髴孔子曰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旣已營之宜使成
立進退兩亡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

小大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露之諸女耳汝旣居
長安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
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爾者便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
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
所勅畧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
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
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纔可自休或復冬日之
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

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
樂庶君常以待終不且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
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
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
蒲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
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
志則無所恨矣勉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
務乃爲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筭擇後宮吳聲
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勉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

之外月別給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二年以
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
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
皆資天府有勅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傳出詔
許之遂停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武帝流涕即日
車駕臨殯詔贈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
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決
斷曰肅故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
台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勉善屬

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雜乃撰
為流別起居六百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五
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塗同歸撰會
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為人章表集
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
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焉悒字敬
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
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友
俄遷晉安內史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灑人也祖佟之宋侍中父昌寓齊
侍中領驍騎將軍並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
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中為建安內
史清公有美績吏民稱之普通中累遷守吏部尚書銓
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卹民隱辯訟
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
之大通二年復為吏部尚書領侍中太子中庶子敬容
身長八尺白哲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武帝雖
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

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
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每公庭就
列容止出人爲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楊
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
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敬容接對賓朋言辭若訥酬
答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
此門制度卑狹我始欲改構之遂遭天災並相顧未有
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年
改爲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

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
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直餉餽
無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
容獨勤庶務貪恠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
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奇
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誚日
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
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
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

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道故感應斯至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爲導舍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譽即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漑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齋其見嫉如此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常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啓預聽勅許之又有勅朔望問訊尋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

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
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朝之恩今卒
如髮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舐望萬分竊
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揚暉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
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
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
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
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
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鐘阜聊優游以卒歲
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士貞更
也之譬言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
充幸無銜竇耻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
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
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退
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
廷爲憂敬容朝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
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死深是朝廷福簡文失

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
於玄圃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
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遂覆中
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侯景難
作其言有徵也二年卒於園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
馬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
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為宏麗
時輕薄者因呼為衆建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
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時

為從兄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
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
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
欲就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穀曰書云兩玉曰穀吾
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祕書丞早卒陳吏部
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沖虛貴為
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
逮於江左此道彌扇唯卞壺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
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景弘身居端

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題空是稱貴賞
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務廢於上職事墮於下小
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
戎馬生郊且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羲宋尚
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羲在城中事平遇誅
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
以爲中外之寶蔡興宗臨荊州引爲主簿及蔡將卒以
岫貧乏遺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爲太子家令

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
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
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稱曰范公故事該博胡廣無以
加焉南郡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
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
竒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
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爲尚書左丞丁母憂居
喪過禮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
爲安城內史創立釣折行舍公私弘益徵黃門侍郎兼

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爲輔國將軍冠軍
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爲尚書
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中
太子給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岫恭敬
嚴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
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
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
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襲偉

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
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
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
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顓見而竒之顓嘗來昭所昭讀
書自若神色不改顓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
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
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
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
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邁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
丹楊尹袁粲深爲所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

明帝崩粲造哀冊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夬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阼引昭為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挿燭於版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物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

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本州大中正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為郡郡人夜夢見兵甲甚盛而出又聞有人云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是郡舍遂安咸以昭真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之遂餒于

門側郡多虎爲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虎虎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虎竟不爲害歷祕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小可喻乃教勿封縣令嘗餽粟置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二年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本州大中正五年遷散騎常侍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宦宦簿牘姻通內外舉

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負閭室類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大通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長子譖位尚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譖子準有文才陳宣帝時位度支尚書昭弟映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也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暮亦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

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
每言輒感慟映泛涉記傳有文才而不以篇什自命褚
淵聞而悅之乃屈與子賁等游處年未弱冠淵欲令仕
映以昭未解褐固辭湏昭宦乃仕永元元年爲武康令
武帝師次建康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守誠
節乃訪於映曰卿謂時事云何映合曰元嘉之末開闢
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
所以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狎近群小親賢
誅戮君子道消外難屢作曾無後改今荆雍協舉乘機

上流背昏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下之意可知既
明且哲忠孝之途無爽願明府更當雅慮無憾悔也天
監中爲烏程令所受俸祿悉歸于兄累遷中散大夫光
祿卿大同五年卒年八十三子弘

傳歧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祖琰齊南郡內史父翹天
監中爲建康令俱列良吏傳歧起家爲南康王左常侍
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闕後疾廢久
之復除始興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
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即令脫

械以和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放其
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
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歧
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除
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兼舍人
如故歧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
中再至常遣歧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
人如故歧在禁省中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
冬貞陽侯蕭淵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淵明遣使

還述魏欲通和勅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
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歧獨曰高澄旣
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
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
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
益示國家之弱和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
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
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
下當解圍還鎮勅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

出送歧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
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歧獨
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豈有求和之理及景背盟莫不
歎服尋有詔以歧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
守歧帶疾出圍卒於宅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
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舍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
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
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家

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
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
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常宿衛還候革時大寒
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
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
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
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
代之解褐奉朝請僕射江拓深相引接拓爲太子詹事
啓革爲丞拓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

詔誥文檄皆具以委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柘誅賓客
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武帝
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迺使革製書
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
掌書記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革管記以為征北記
室參軍帶中廬令革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
同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
任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
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鳴騶騏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

疾而卒革在雍為府主所禮款若布衣後為建康正頻
遷秣陵建康令為政明肅豪彊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
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
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屬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
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
因還都啓事面陳革隋事好酒以琅邪王曇聰代為行
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
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權豪一無所避
後為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

僧降附革被勅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
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
王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
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
使暉作歌器溺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
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
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
之愈苦將加箠朴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
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

乃止日給革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詔中山王元
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
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天豈畏延明帝
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太尉臨川王長史時
帝感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
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末云唯當勤精
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
諸貴游又手勅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
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

召革面劾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規正欲以卿代爲行事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奉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析曾無疑滯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賄狼藉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至侍譙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之所製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

尚書將還民皆戀之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資遣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謂革曰船旣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正輕艚革旣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革乃省游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庶施恩惠盜賊靜息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入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

書好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
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至
朝宴常有褻貶以此為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
大夫優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有集二十卷
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
徒壁立世以此高之子行敏早卒次子德藻好學美風
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
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為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
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為祕書監

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祐中兼散騎常
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除太
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官後自求宰縣補新
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文帝贈散騎常侍文
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從簡少
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為當時所賞侯
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
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

世祖詢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
齊太子家令宄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
禮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年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領
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
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明故事稱為儀注之學起家後
軍豫章主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
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後兼國子
博士與司馬娶同志友善僕射江拓甚雅重之號為經
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都
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
禪國山者武帝雅好禮因集諸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
焉懋建議獨以為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天
監七年請造大裘以祀昊天上帝又議雩祭燔柴非禮
詔並從之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
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
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
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身列在陳
史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
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
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子叡亦當從戮僧朗
啓孝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淵甚重之謂曰諸
殷自荊州已來無出卿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
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仕齊司
徒從事中郎叡妻王奂女奂爲雍州刺史啓叡爲府長
史奂誅叡亦見害鈞時年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
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郡范雲樂安任

昉並稱賞之武帝與叡少故舊故以女永興公主妻鈞
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
爲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別爲品目遷太子
家令掌東宮書記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
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
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
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
出爲王府諮議後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
閉閣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他境常擒劫帥

不加考掠但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
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郡境內無
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誠喻
服闋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
爲國子祭酒卒謚曰貞二子構渥鈞宗人芸芸字灌蔬
佃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
群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嘆賞天監中稍遷後直
東宮學士省卒

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
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
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
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
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接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
亡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
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
武帝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
江州據尋陽以拒武帝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爲
江州刺史子虎牙爲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

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
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
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
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先斷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
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
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
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
人鄧繕亦與人戴承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
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承忠爲記室參軍河南

褚縉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
縉堅拒之縉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
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
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
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
南郡公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因事伯之大見親狎
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
姦險伯之子虎牙時爲直閣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
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

通志卷之五十三
三十一
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
以爲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
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縉承忠等每
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
反武帝勅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
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
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縉詐爲
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殺牲以盟伯之先
歃長史以下次第歃縉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

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
可召爲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仍以縉爲尋陽太守
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
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
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卧左
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
伯之聞叫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
使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台盱台人徐文安莊
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禦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之

胡生

伯之敗走聞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綃俱入魏
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
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
北侵宏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
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
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邪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
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
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

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
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昔朱繡
涉血於友于張繡俸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
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當代夫迷塗知反
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
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
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
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征並刑馬作誓傳之子
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以慕容

超之彊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
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比虜僭號中原多歷年
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沉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
離酋豪懷貳方當繫頸蠻邸縣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
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
草長雜花生樹群燕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
日撫弦登俾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
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

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疆沙
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
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
往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虎
牙爲魏人所殺伯之旣至以爲平朔將軍西豫州刺史
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爲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久之
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緒縉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
會縉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
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

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武帝帝性好碁每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士常思効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威武將軍與胡龍牙成景雋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或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

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鎮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恒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爲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慶之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懼還與諸將連營

西進據渦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
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
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
慶之別有密勅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
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餘九
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略盡
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
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之賜慶之手詔曰本
非將種又非豪家缺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竒略善

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
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
魏主帝納之以慶之爲假節驍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
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大都督發
自鉅縣進攻滎陽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
築九壘以相拒慶之自旦至申陷其二壘大千乃降魏
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
城慶之攻陷其城生擒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
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

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距元顥兵精城固魏將
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
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罷
統萬騎據虎牢前後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
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
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
並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賊衆七十餘萬今日之事義
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
城壘一鼓悉使登城使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大慈

踰堞而入遂剋之俄而魏軍外合慶之率精騎三千背
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收滎
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世隆棄城而走
魏孝莊出奔并州其臨淮王元暉安豐王元延明率百
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元
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元天穆又攻大梁分遣
王老生費穆擄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擊
並降天穆奔潰與數十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着白袍
所向披靡先是洛中童謡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

通志卷之五十五
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
七戰所向無前初魏孝莊帝單騎度河宮衛嬪侍無改
於常元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
安豐臨淮共計背梁絕賓饋之禮以時事未安且資慶
之之力因外同內異慶之心知之亦密爲其計乃說顥
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勸諸
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
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兵寧肯爲用魏
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

下南人不一而足入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
勲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
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終者今將軍威震中原聲
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
之爲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
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長史高歡鮮卑茹茹勒衆
號百萬挾魏帝來攻元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
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一戰傷
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劉靈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

通志卷之五十五
廿六
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爲柵濟自硤石與顥戰於
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
千結陣東返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
慶之乃落鬚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
送出汝陰至京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出
爲北交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妖賊沙門僧彊
自稱爲帝土豪蔡伯寵舉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
討焉慶之斬伯寵僧彊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
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瓠破魏潁州刺史

婁起揚州刺史夏玄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
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
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
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
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
破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是歲豫州飢慶之開倉振
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
焉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祗慎每奉詔勅必洗沐拜受
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

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
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
錢非君子所宜改性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騎
將軍安州刺史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
二隨父入洛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
畫城指麾分別异甚竒之慶之在縣瓠魏驍將堯雄于
寶樂特爲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潰
散後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勅召昕還昕
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版昕

爲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爲景所禽令收
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
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
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勅即受
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
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
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昕弟暄列在陳史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趨捷過人宋末隨
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騎橐駝後子雲還南天監中以

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略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懷安縣男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為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述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寶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略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二千疋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

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為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厨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之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之筮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

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
見瑒深器異之常與俱造吳郡張融融指瑒謂曰此生
將來為儒者宗矣薦之為國子生舉明經後為太學博
士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
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開五館以瑒兼三經博
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
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
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
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

明經對策不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革字
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業精力
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終
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脩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為兼太
學博工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勅於永福省
為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為國子博士於學講授
生徒常數百人出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
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
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為民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

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爲養在荊州歷
爲郡縣所得奉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白感恩
子徽美風儀善談吐深爲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溝病
而卒季亦明於三禮位中書黃門郎兼著作琛字國寶
幼孤瑒授以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曰此兒當以
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
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
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
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

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又祖述先
儒吐言辯潔聽者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
漑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
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漑下車
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漑嘆曰通儒
實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
頽然漑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
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從之琛哀毀
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

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
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
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
事舍人令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兼尚書右丞滿
歲為真詔琛撰新謚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
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
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按嫁冠之禮
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
並以冠子嫁女為文非關唯得為子已身不得也小功

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
服每明冠子嫁女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
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
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
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
云冠子嫁女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
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為子冠嫁
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得相干子雖小功之
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為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

未可以冠子嫁女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
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女寧獨
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
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
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女則降服小功
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
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今不言降
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
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父士又以尊降則

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所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
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
服則隆昔實菴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
若夫菴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
末冠嫁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
以幼弱之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他性又異傳重彼宗
嫌其年幼頓成殺降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
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
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

下殤則不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
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
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
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尚書珥貂自
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嗇多受賕賂
家產既豐買宅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
書左丞兼通直散騎常侍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
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
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呼之爲雅

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姦諂
深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其大略一曰今北邊稽服
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
國家之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
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
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
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
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
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

瓶之智微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長弊增
姦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讒愚之心則
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
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
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
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
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勅責琛曰朕有
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
異每苦倥傯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

於闕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
朝廷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無其人遂不御乎千里或
誦老子知我者希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且獻樽皆其
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堯為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
無惡人卿云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
安居牧守之過未為不是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
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頭顯出其人某州刺史橫暴某
郡太守貪殘某官長恣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奸
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

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求為閭主宜速條聞當更擢用
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
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
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
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
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
奏樂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則午前得竟事多
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
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

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云股肱惟
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
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
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食此之謂
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
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計卿不應欺朝廷弄
頰舌佇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革
永除害馬良息琛奉勅但諭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
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陷臺

城放兵殺害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
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去賊
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
冬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琛
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位
巴山太守

司馬敷字元表河內温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
敬王祖讓之負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
士敷少傳家業彊力精專手不釋卷沛國劉瓛深相賞

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初為國子生起家奉朝
請稍遷步兵校尉天監初詔定五禮有舉敷脩嘉禮除尚
書祠部郎敷所建議禮樂事多見施用兼中書通事舍人
敷尤精於事數國家吉凶禮自明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
能斷者咸取決焉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
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敷雖居外官有勅預文德武
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明年遷晉安王長史卒王命記
室庾肩吾集其文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孝和吳郡錢塘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

通志卷之五十三 四九
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
葬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
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婚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
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昂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
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
殺謙之謙之兄巽之即异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
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聞悉赦之吳興沈顓聞而歎曰
弟死於孝兄徇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巽之字處休
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

